

第四十三回

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缙城说秦

话说周襄王受朝已毕，欲返洛阳，众诸侯送襄王出河阳之境，就命先蔑押送卫侯于京师。时卫成公有微疾，晋文公使随行医衍，与卫侯同行，假以视疾为名，实使之鸩杀卫侯，以泄胸中之忿：“若不用心，必死无赦！”又吩咐先蔑：“作急在意，了事之日，一同医衍回话。”

襄王行后，众诸侯未散，晋文公曰：“寡人奉天子之命，得专征伐。今许人一心事楚，不通中国。王驾再临，诸君趋走不暇，颍阳密选，置若不闻，怠慢莫甚！愿借诸君问罪于许。”众诸侯皆曰：“敬从君命。”时晋侯为主，齐、宋、鲁、蔡、陈、秦、莒、邾八国诸侯，皆率车徒听命，一齐向颍阳进发。只有郑文公捷，原是楚王姻党，惧晋来附，见晋文公处置曹、卫太过，心中有不平之意，思想：“晋侯出亡之时，自家也曾失礼于他，看他亲口许复曹、卫，兀自不肯放手。如此怀恨，未必便忘情于郑也。不如且留楚国一路，做个退步，后来患难之时，也有个依靠。”上卿叔詹见郑伯踌躇，似有背晋之意，遂进谏曰：“晋幸辱收郑矣，君勿贰也。贰且获罪不赦。”郑伯不听，使人扬言：“国中有疫。”托言祈祷，遂辞晋先归，阴使人通款于楚曰：“晋侯恶许之陋就上国也，驱率诸侯，将问罪焉。寡君畏上国之威，不敢从兵，敢告。”许人闻有诸侯之兵，亦遣人告急于楚。楚成王曰：“吾兵新败，勿与晋争。俟其厌兵之后，而求成焉。”遂不救许。诸侯之兵，围了颍阳，水滴不漏。

时曹共公襄，尚羁五鹿城中，不见晋侯赦令，欲求能言之人，往说晋侯。小巨侯孺，请携重赂以行，曹共公许之。侯孺闻诸侯在许，径至颍阳，欲求见晋文公。适文公以积劳之故，因染寒疾，梦有衣冠之鬼，向文公求食，叱之而退，病势愈加，卧不能起，方召太卜郭偃，占问吉凶。侯孺遂以金帛一车，致于郭偃，告之以情，使借鬼神之事，为曹求解，须如此恁般进言。郭偃受其贿嘱，许为讲解。既见，晋侯示之以梦。布卦得“天泽”之象，阴变为阳。偃献繇于文公，其词曰：

阴极生阳，蜚虫开张；大赦天下，钟鼓堂堂。

文公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郭偃对曰：“以卦合之于梦，必有失祀之鬼神，求赦于君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于祀事，有举无废。且鬼神何罪，而求赦耶？”偃曰：“以臣之愚度之，其曹乎？曹叔振铎，文之昭也。晋先君唐叔，武之穆也。昔齐桓公为会，而封邢、卫异姓之国。今君为会，而灭曹、卫同姓之国，况二国已蒙许复矣。践土之盟，君复卫而不复曹，同罪异罚，振铎失祀，其见梦不亦宜乎？君若复曹伯，以安振铎之灵，布宽仁之令，享钟鼓之乐，又何疾之足患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文公心下豁然，觉病势顿去其半。即日遣人召曹伯襄于五鹿，使复归本国为君，所畀宋国田土，亦吐还之。曹伯襄得释，如笼鸟得翔于霄汉，槛猿复升于林木，即统本国之兵，趋至颍阳，面谢晋侯复国之恩，遂协助众诸侯围许。文公病亦渐愈。许僖公见楚救不至，乃面缚衔璧，向晋军中乞降，大出金帛犒军。文公乃与诸侯解围而去。

秦穆公临别，与晋文公相约：“异日若有军旅之事，秦兵出，晋必助之，晋兵出，秦亦助之，彼此同心协力，不得坐视。”二君相约已定，各自分路。晋文公在半途，闻郑国遣使复通款于楚，勃然大怒，便欲移兵伐郑。赵衰谏曰：“君玉体乍平，未可习劳。且士卒久敝，诸侯皆散，不如且归，休息一年，而后图之。”文公乃归。

话分两头。再表周襄王回至京师，群臣谒见称贺毕。先蔑稽首，致晋侯之命，乞以卫侯付司寇。时周公阅为太宰秉政，阅请羁卫侯于馆舍，听其修省。襄王曰：“置大狱太重，舍公馆太轻。”乃于民间空房，别立囚室而幽之。襄王本欲保全卫侯，只因晋文公十分忿恨，又有先蔑监押，恐拂其意，故幽之别室，名为囚禁，实宽之也。宁俞紧随其君，寝处必偕，一步不离，凡饮食之类，必亲尝过，方才进用。先蔑催促医衍数次，奈宁俞防范甚密，无处下手。医衍没奈何，只得以实情告于宁俞曰：“晋君之强明，子所知也。有犯必诛，有怨必报。衍之此行，实奉命用鸩，不然，衍且得罪。衍将为脱死之计，子勿与知可也。”宁俞附耳言曰：“子既剖腹心以教我，敢不曲为子谋乎？子之君老矣，远于人谋，而近于鬼谋。近闻曹君获宥，特以巫史一言，子苦薄其鸩以进，而托言鬼神，君必不罪。寡君当有薄献。”医衍会意而去。

宁俞假以卫侯之命，向衍取药酒疗疾，因密致宝玉一函。衍告先蔑曰：“卫侯死期至矣！”遂调鸩于瓿以进，用毒甚少，杂他药以乱其色。宁

俞请尝，衍佯不许，强逼卫侯而灌之。才灌下两三口，衍张目仰看庭中，忽然大叫倒地，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，仆瓿于地，鸩酒狼藉。宁俞故意大惊小怪，命左右将太医扶起。半晌方苏，问其缘故，衍言：“方灌酒时，忽见一神人，身長丈余，头大如斛，装束威严，自天而下，直入室中，言：‘奉唐叔之命，来救卫侯。’遂用金锤，击落酒瓿，使我魂魄俱丧也！”卫侯自言所见，与衍相同。宁俞佯怒曰：“汝原来用毒以害吾君，若非神人相救，几不免矣。我与汝义不惧生！”即奋臂欲与衍斗，左右为之劝解。先蔑闻其事，亦飞驾来视，谓宁俞曰：“汝君既获神佑，后禄未艾，蔑当复于寡君。”卫侯服鸩，又薄又少，以此受毒不深，略略患病，随即痊愈。先蔑与医衍还晋，将此事回复文公。文公信以为然，赦医衍不诛。史臣有诗云：

鸩酒何名毒卫侯？漫教医衍碎磁瓿。

文公怒气虽如火，怎脱今朝宁武谋！

却说鲁僖公原与卫世相亲睦，闻得医衍进鸩不死，晋文公不加责罪，乃问于臧孙辰曰：“卫侯尚可复乎？”辰对曰：“可复。”僖公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辰对曰：“凡五刑之用，大者甲兵斧钺，次者刀锯钻笮，最下鞭扑，或陈之原野，或肆之市朝，与百姓共明其罪。今晋侯于卫，不用刑而私鸩焉；又不诛医衍，是讳杀卫侯之名也。卫侯不死，其能老于周乎？若有诸侯请之，晋必赦卫。卫侯复国，必益亲于鲁，诸侯谁不诵鲁之高义？”僖公大悦，使臧孙辰先以白璧十双，献于周襄王，为卫求解。襄王曰：“此晋侯之意也。若晋无后言，朕何恶于卫君？”辰对曰：“寡君将使辰哀请于晋，然非天王有命，下臣不敢自往。”襄王受了白璧，明是依允之意。臧孙辰随到晋国，见了文公，亦以白璧十双为献曰：“寡君与卫，兄弟也，卫侯得罪君侯，寡君不遑宁处。今闻君已释曹伯，寡君愿以不腆之赋，为卫君赎罪。”文公曰：“卫侯已在京师，王之罪人，寡人何得自专乎？”臧孙辰曰：“君侯代天子以令诸侯，君侯如释其罪，虽王命又何殊也？”先蔑进曰：“鲁亲于卫，君为鲁而释卫，二国交亲，以附于晋，君何不利焉？”文公许之，即命先蔑再同臧孙辰如周，共请于襄王，乃释卫成公之囚，放之回国。

时元咺已奉公子瑕为君，修城缮备，出入稽察甚严。卫成公恐归国之日，元咺发兵相拒，密谋于宁俞。俞对曰：“闻周黻、冶廛以拥子瑕之功，求为卿而不得，中怀怨望，此可结为内援也。臣有交厚一人，姓孔名达，此人乃宋忠臣孔父之后，胸中广有经纶，周、冶二人，亦是孔父相识。若使孔

达奉君之命，以卿位啖二人，使杀元咺，其余俱不足惧矣。”卫侯曰：“子为我密致之，若事成，卿位固不吝也。”宁俞乃使心腹人一路扬言：“卫侯虽蒙宽释，无颜回国，将往楚国避难矣。”因取卫侯手书，付孔达为信，叫他私结周歊、冶廛二人，如此恁般。歊、廛相与谋曰：“元咺每夜必亲自巡城，设伏兵于城隈隐处，突起刺之，因而杀人宫中，并杀子瑕，扫清宫室，以迎卫侯，功无出我二人上者。”两家各自约会家丁，埋伏停当。

黄昏左侧，元咺巡至东门，只见周歊、冶廛二人一齐来迎，元咺惊曰：“二位为何在此？”周歊曰：“外人传言故君已入卫境，旦晚至此，大夫不闻乎？”元咺愕然曰：“此言从何来？”冶廛曰：“闻宁大夫有人入城，约在位诸臣往迎，大夫何以处之？”元咺曰：“此乱言，不可信之。况大位已定，岂有复迎故君之理？”周歊曰：“大夫身为正卿，当洞观万里。如此大事，尚然不知，要你则甚！冶廛便拿住元咺双手。元咺急待挣扎，周歊手拔佩刀，大喝一声，劈头砍来，去了半个天灵盖。伏兵齐起，左右一时惊逃。周歊、冶廛率领家丁，沿途大呼：“卫侯引齐、鲁之兵，见集城外矣！尔百姓各宜安居，勿得扰动！”百姓家家闭户，处处关门。便是为官在朝的，此时也半疑半信，正不知什么缘故，一个个袖手静坐，以待消息。周歊、冶廛二人，杀人宫中。公子适方与其弟子仪在宫中饮酒，闻外面有兵变，子仪拔剑在手，出宫探信。正遇周歊，亦被所杀。寻觅公子适不见。宫中乱了一夜，至天明，方知子适已投井中死矣。周歊、冶廛将卫侯手书，榜于朝堂，大集百官，迎接卫成公入城复位。后人论宁武子，能委曲以求复成公，可谓智矣！然使当此之时，能谕之让国于子瑕，瑕知卫君之归，未必引兵相拒，或退居臣位，岂不两全？乃导周歊、冶廛行袭取之事，遂及弑逆，骨肉相残，虽卫成公之薄，武子不为无罪也！有诗叹曰：

前驱一矢正含冤，又迫新君赴井泉。

终始贪残无谏阻，千秋空说宁俞贤。

卫成公复位之后，择日祭享太庙。不负前约，封周歊、冶廛并受卿职，使之服卿服，陪祭于庙。是日五鼓，周歊升车先行，将及庙门，忽然目睛反视，大叫：“周歊穿箭小人，蛇豕奸贼！我父子尽忠为国，汝贪卿位之荣，戕害我命。我父子含冤九泉，汝盛服陪祀，好不快活！我拿你去见太叔及子瑕，看你有何理说？吾乃上大夫元咺是也！”言毕，九窍流血，僵死车中。冶廛后到，吃一大惊，慌忙脱卸卿服，托言中寒而返。卫成公至太庙，

改命宁俞、孔达陪祀。还朝之时，冶廛辞爵表章已至。卫侯知周歆死得稀奇，遂不强其受。未逾月，冶廛亦病亡。可怜周、冶二人只为贪图卿位，干此不义之事，未享一日荣华，徒取千年唾骂，岂不愚哉！卫侯以宁俞有保护之功，欲用为上卿。俞让于孔达，乃以达为上卿，宁俞为亚卿。达为卫侯画策，将咺、瑕之死，悉推在已死周歆、冶廛二人身上，遣使往谢晋侯。晋侯亦付之不问。

时周襄王十二年，晋兵已休息岁余，文公一日坐朝，谓群臣曰：“郑人不礼之仇未报，今又背晋款楚，吾欲合诸侯问罪何如？”先轸曰：“诸侯屡勤矣，今以郑故，又行征发，非所以靖中国也。况我军行无缺，将士用命，何必外求？”文公曰：“秦君临行有约，必与同事。”先轸对曰：“郑为中国咽喉，故齐桓欲伯天下，每争郑地。今若使秦共伐，秦必争之，不如独用本国之兵。”文公曰：“郑邻晋而远于秦，秦何利焉？”乃使人以兵期告秦，约于九月上旬，同集郑境。文公临发，以公子兰从行。兰乃郑伯捷之庶弟，向年逃晋，仕为大夫。及文公即位，兰周旋左右，忠谨无比，故文公爱近之。此行盖欲借为向导也。兰辞曰：“臣闻：‘君子虽在他乡，不忘父母之国。’君有讨于郑，臣不敢与其事。”文公曰：“卿可谓不背本矣！”乃留公子兰于东鄙，自此有扶持他为郑君之意。晋师既入郑境，秦穆公亦引着谋臣百里奚、大将孟明视、副将杞子、逢孙、杨孙等，车二百乘来会。两下合兵攻破郊关，直逼曲洧，筑长围而守之。晋兵营于函陵，在郑城之西。秦兵营于汜南，在郑城之东。游兵日夜巡警，樵采俱断。

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，大夫叔詹进曰：“秦、晋合兵，其势甚锐，不可与争。但得一舌辩之士，往说秦公，使之退兵，秦若退师，晋势已孤，不足畏矣。”郑伯曰：“谁可往说秦公者？”叔詹对曰：“佚之狐可。”郑伯命佚之狐，狐对曰：“臣不堪也，臣愿举一人以自代。此人乃口悬河汉，舌摇山岳之士，但其老不见用。主公若加其官爵，使之往说，不患秦公不听矣。”郑伯问：“是何人？”狐曰：“考城人也，姓烛名武，年过七十，事郑国为圉正，三世不迁官。乞主公加礼而遣之！”郑伯遂召烛武入朝，见其须眉尽白，佝偻其身，蹒跚其步，左右无不含笑。烛武拜见了郑伯，奏曰：“主公召老臣何事？”郑伯曰：“佚之狐言子舌辩过人，欲烦子说退秦师，寡人将与子共国。”烛武再拜辞曰：“臣学疏才拙，当少壮时，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，况今老耄，筋力既竭，语言发喘，安能犯颜进说，动千乘之听乎？”郑伯曰：

“子事郑三世，老不见用，孤之过也。今封子为亚卿，强为寡人一行。”佚之狐在旁赞言曰：“大丈夫老不遇时，委之于命。今君知先生而用之，先生不可再辞。”烛武乃受命而出。

时二国围城甚急，烛武知秦东晋西，各不相照。是夜命壮士以绳索缒下东门，径奔秦寨。将士把持，不容人见。武从营外放声大哭，营吏擒来禀见穆公。穆公问：“是谁人？”武曰：“老臣乃郑之大夫烛武是也。”穆公曰：“所哭何事？”武曰：“哭郑之将亡耳！”穆公曰：“郑亡，汝安得在吾寨外号哭？”武曰：“老臣哭郑，兼亦哭秦。郑亡不足惜，独可惜者秦耳！”穆公大怒，叱曰：“吾国有何可惜？言不合理，即当斩首！”武面无愧色，叠着两个指头，指东画西，说出一段利害来。正是：

说时石汉皆开眼，道破泥人也点头。

红日朝升能夜出，黄河东逝可西流。

烛武曰：“秦晋合兵临郑，郑之亡不待言矣。若亡郑而有益于秦，老臣又何敢言？不惟无益，又且有损，君何为劳师费财，以供他人之役乎？”穆公曰：“汝言无益有损，何说也？”烛武曰：“郑在晋之东界，秦在晋之西界，东西相距千里之遥。秦东隔于晋，南隔于周，能越周、晋而有郑乎？郑虽亡，尺土皆晋之有，于秦何与？夫秦、晋两国毗邻并立，势不相下，晋益强则秦益弱矣。为人兼地以自弱其国，智者计不出此。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，既入而旋背之，君所知也。君之施于晋者，累世矣。曾见晋有分毫之报于君乎？晋侯自复国以来，增兵设将，日务兼并为强。今日拓地于东，既亡郑矣，异日必思拓地于西，患且及秦。君不闻虞、虢之事乎？假虞君以灭虢，旋反戈而中虞。虞公不智，助晋自灭，可不鉴哉！君之施晋既不足恃，晋之用秦又不可测，以君之贤智，而甘堕晋之术中，此臣所谓‘无益而有损’，所以痛哭者此也！”

穆公静听良久，耸然动色，频频点头曰：“大夫之言是也！”百里奚进曰：“烛武辩士，欲离吾两国之好，君不可听之！”烛武曰：“君若肯宽目下之围，定立盟誓，弃楚降秦。君如有东方之事，行李往来，取给于郑，犹君外府也。”穆公大悦，遂与烛武歃血为誓，反使杞子、逢孙、杨孙三将，留卒二千人助郑戍守，不告于晋，密地班师而去。早有探骑报入晋营。文公大怒，狐偃在旁，请追击秦师。不知文公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